「趙綺娜教授追思會」紀實

石昇烜（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記錄整理

編按：

趙綺娜老師 2013 年 3 月中旬猝逝，本系師生至感哀痛。為感念趙老師熱心奉獻心力於教學與學術研究，本系於 5 月 10 日舉辦「趙綺娜教授追思會」。趙老師高齡九十的母親及三位妹妹趙薇娜、趙綺平、趙綺敏女士出席，多位學界友人、同學與學生憶述趙老師至情至性的一面，現場氣氛溫馨感人。本文為與會來賓發言摘錄，以第一人稱記錄。

「趙綺娜教授追思會」在歷史系學生羅莉婷、吳倩宇演奏小提琴與長笛的樂聲中揭開序幕。主持人林維紅老師與古偉瀛老師首先代表臺大歷史系向趙老師的家人以及出席的各界師友致謝，並感謝每個協助追思會籌辦的單位與個人，包括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和北卡羅來納大學同學會等。趙老師對歷史系的教學及臺大通識教育都有極大的付出與貢獻，她的離開無疑是學界的重大遺憾。我們謹以誠摯的心情來紀念她。

系主任甘懷真老師表示，趙老師是大家的好家人、好同事、好朋友、好老師，我們舉辦這場追思會，是對趙老師的一點心意，若有招待不周之處，尚祈見諒。中研院歐美所在籌備過程中一直與我們合作，北卡（北卡羅來納大學）同學會也盡心盡力協助，臺大歷史系主要籌畫的系辦公室同仁，我在此一併感謝。相信趙老師在天之靈，一定看到大家的付出與思念。

▲「趙綺娜教授追思會」在臺大文學院會議室舉行，趙老師的家屬以及學界友人、同學、學生逾百人出席。（2013 年 5 月 10 日攝）

趙老師走得太突然，並沒有留下遺言，對活著的人來說，甚為遺憾。我一直在想，若趙老師臨終前有機會對大家說幾句話，她會說些什麼。系辦的同仁與我討論，是否能將趙老師貼在研究室門上的這句話——Neat people never make the exciting kinds of discoveries I do! 放在追思集的封面。這應該是趙老師很喜歡的一句話，也是她想傳達給我們的自我寫照，或許也可視為某種遺言。這句話的意思應該是「整齊之人總不如我會有驚奇的發現！」我想趙老師是用這句話來自我解嘲、自我勉勵，因為她自認為不是Neat people，不安於在自己領域內有條不紊的整理研究，喜歡跳脫熟悉的框架去探索、發現新的興趣。趙老師在各式研討會提問，即使不是她熟知的議題，仍有極高的求知慾，也經常和同事分享她「驚奇的發現」。趙老師在她的研究之路上一定是位快樂的學者，這些發現到底有沒有公開或寫成論文，未必是最重要的，她享受這些發現後的驚奇與快樂，這就是我所認識的趙綺娜老師。最後，感謝趙老師家屬，也希冀你們能稍感安慰。祈望趙老師能安息，將思念永遠留給我們，謝謝大家。

接著由文學院院長陳弱水老師致詞。臺大歷史系舉行這場追思會，一方面是緬懷其人，一方面是回顧趙老師在學術和教育上的貢獻。趙老師在 3 月中旬去世，非常突然，沒有機會向她說再見，至今仍覺得傷感。正如紀念網頁上大家對趙老師的懷念，趙老師給我的印象也是極為熱情、直爽，而且對工作非常投入，她的離去對美國史的研究和教學是重大的損失。

我與趙老師只有一次長談的機會，那是在 2005 年 12 月，當時我還未在臺大專職任教，趙老師則已經來到歷史系。我記得當時趙老師跟我談到她如何教書、如何幫學生訂英文教科書，我聽了十分吃驚，沒想到有老師會花這麼多氣力在教學上。後來與她成為同事，更熟知其教學熱誠，說話直接而誠懇。

大學時代，有一次我到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找資料，在美國文化研究所（編按：後

▲主持人林維紅老師（右）與古偉瀛老師致詞

▲臺大歷史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陳弱水老師致詞

更名為歐美研究所）巧遇年輕時的趙老師。趙老師去世後，不知為什麼，我常常想到這幕近四十年前的情景。參加追思會是我紀念趙老師的方式，我想這個世界需要多一些像她這樣的人。謝謝各位！

趙綺娜老師紀念獎學金

趙老師過世後，家屬為延續趙老師的教學熱誠與關懷學子的精神，決定捐贈歷史系新臺幣 500 萬元，用以設置獎學金。

甘主任表示，這是臺大歷史系成立以來，單筆最大金額的捐款，對本系的幫助非常大，而且趙老師的家屬不願等到明年本金孳息才能動支，還另外追加 20 萬元，以便在今年度就能發放獎學金，令人感佩。我謹代表歷史系致贈感謝狀給趙老師的家屬。

這筆獎學金由臺大校方統籌管理，臺大對獎學金的管理與監督制度非常健全，我相信只要臺大歷史系在，就會有這份獎學金，大家就會永遠記得趙綺娜老師。

趙老師的四妹趙綺平女士代表家屬說明捐贈獎學金的理念。她表示，大姊一直是拿獎學金才得以完成博士學業，家人也知道

▲甘懷真主任致贈感謝狀給趙老師的母親（中），左為趙老師的二妹趙薇娜女士。

她對學術研究與教育非常投入，所以我們希望回饋社會，幫助認真、有才華、一心向學的學子，讓他們可以無後顧之憂地繼續學習，將來成為傑出的人才。很感謝家母理解大姊的志向，同意我們的想法，允諾這筆捐贈。我們希望在今年 9 月開學後就可以讓需要的學生申請這份獎學金。而在討論獎學金獎助內容時，很感謝林維紅老師和閻鴻中老師提供許多建議與幫助，現在請閻老師簡短介紹獎助內容。

閻鴻中老師：當我得知趙老師這份獎學金的構想後，就和林維紅老師一起商量獎學金的相關內容。目前主要獎助的項目有兩個方向，一是獎助具有學習熱誠、研究潛力且特別有經濟需求的學生，設定的獎助金額是一年 4 萬元，有數個名額，原則上由低年級的學生開始補助，希望能長期支持學生的學業。二是趙老師長期從事美國史相關的研究，並講授美國史等課程，因此希望能獎助

▲趙老師的四妹趙綺平女士代表家屬說明捐贈獎學金的理念。

從事這方面研究的研究生，也很盼望有興趣的學生能繼承趙老師的研究事業。若一時沒有相關領域的研究生，其他領域的研究生也可以申請。目前暫定如此，也歡迎各界朋友多多指導建議，將這份獎學金作最完善的使用。謝謝。

古偉瀛老師：謝謝閻老師的說明。趙老師來臺大任教前，在中研院歐美所服務 20 餘年。歐美所所長柯瓊芳女士今天不克前來，還是有好幾位老同事親自到場，而且歐美所蒐集趙老師在所裡服務時的照片和相關文件，包括 1976 年趙老師獲傅爾布萊特獎學金以及 1996 年申請到國科會出國補助的公文，製成紀念影片《緬懷與追思：Ena 在中研院歐美所的日子》，非常感人，請大家一起欣賞。（影片播放）

張淑雅老師簡介趙老師學術貢獻

林維紅老師：趙老師治學非常紮實，在臺灣從事美國史研究的人並不多，要介紹她的研究，趙老師的朋友張淑雅教授是很適合的人選。以下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教授簡介趙老師一生的學術研究成果。

張淑雅教授：看了剛剛播放的影片，我現在有點說不出話。除了歐美所的同仁外，我可能是最常與綺娜一起參加會議的，常常坐在她旁邊。臺灣研究中美關係或美臺關係史的人其實不多，近年來年輕一輩可能比較多，且其他人研究美臺關係的範圍主要都是當代的，而不是研究 1950 年代臺灣如何在國際局勢中求生存。綺娜在系上長我很多屆，但我們有許多共同點，唸碩士班時都是

▲張淑雅女士簡介趙老師在美國史研究之貢獻

陳捷先老師的學生，研究清史，後來我們都改走美國史，從美方的角度來研究中美關係（臺美關係），我想這是基於我和綺娜對於臺灣發展與前途的關心。

我們的研究也都受到中美斷交的影響，堅信忠實盟友不會背信的我們，著實難以相信美國會突然拋棄臺灣。那時綺娜在北卡念書，同學安慰她說沒關係，國會會出面 do something，不會丟下臺灣不管。綺娜很好奇：美國總統已經決定的事情，國會又能做什麼？這就讓她的研究從美國對臺政策本身，轉向研究國會的運作。當時國會內所謂的「中國幫」（國會外的人則稱為「中國遊說團」），在美國各界的名聲並不好，大家認為他們被國民黨收買，在議會中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綺娜決定深入探討國會如何影響國家決策，因此開啟了對美國國會內「中國幫」的相關研究。

我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到美文所找資料，孫同勛老師介紹我和綺娜聯絡，因此我們認識前就曾互相通信討論問題。後來我到近史所工作，因為有共同的關懷，成了彼此

的道友，也時常出現在同樣的討論會，擔任對方的評論人，所以我對她的研究算是稍有瞭解。綺娜的研究其實已經拓展到其他層面，不像我還只是停留在政策的研究。她從美國國會議員對臺灣、對東亞事務的關懷，討論到美國文化對亞洲的影響，這是臺灣的相關研究中較被忽略的面向。

1980 年代後，歐美學界的冷戰史研究開始轉向美國如何透過政策，輸出其文化與價值觀，進而影響全球。西方學界多注意美國對歐洲地區的文化輸出，綺娜則聚焦於美國對華人世界的文化輸出，並分別討論臺灣與東南亞，以及中國大陸的華人社會受到的影響。綺娜源於自身的經驗和所學轉向這方面的研究，但至今臺灣學界仍未見相關的討論。近年臺灣本土意識抬頭，強調以臺灣文化為主體，所以衍生了大家耳熟能詳的「去中國化」口號。其實臺灣過去一甲子以來的文化面貌，除了中國因素外，被忽略的還有美國文化的影響。美國文化的滲透伴隨美國對臺的各種援助而輸入，我國政策上的支持也是重要原因。

綺娜追根溯源，從美國文化輸出相關法案的精神、目標及訂立過程著手，到法案如何在臺灣實施，分析美國文化如何深入臺灣，並觀察臺灣的政府與民間如何回應。比如，探討透過學術交流而赴美的學人對美國的觀察與回應，以評估美國政策的成果，亦反映美國欲透過將他國知識菁英、領導階層「美國化」，進而控制全球外交、扶植親美政權、甚至干預他國內政的想法與作為。在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則由於外交情勢險峻，需要爭取人民的信心，除刻意宣傳美國的支持之外，也連帶宣揚美國的民主價值與文化，亦即間接支持了美國化。綺娜分析中華民國的中學教科書內容，探討政府如何推銷美國文化、並形塑美國是支持臺灣的忠實盟友形象，也觀察中美斷交前後教科書對美國形象描述的差異。

另一方面，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競爭國際上的「中國」代表權時，爭取海外華人的支持也十分必要。綺娜從香港的美國新聞處著手，研究其對海外華人、甚至對岸人民的宣傳內容與技巧。此外，還分析援助中國流亡知識分子協會，如何與許多反共卻又不願來臺、以致流落香港的知識菁英接觸，並運用他們從事對華文世界的反共宣傳，如大家熟知的張愛玲，即接受了香港美新處資助，出版了如《秧歌》等許多有名的反共小說。從對華人的宣傳，綺娜進一步探究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如何處理東南亞華人的問題，連帶關懷東南亞華人與東南亞各國政府之間的關係。華人在經濟上的優勢與對祖國的情感，往往與在地政府希望同化的方針衝突；而中華民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則常常面對保僑與反共之間的困境。我認為這些研究視角，在臺灣都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綺娜生於中國現代史上的關鍵年分 1949 年——民國 38 年，她的生日（1 月 23 日）後來因為是 1954 年韓戰「反共義士」抵臺的日子，而被定為自由日，也很符合她的性格。綺娜在教學上可說是兢兢業業、全心全力，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思考如何設計課

程、如何引導學生。相對之下，研究時間不免大幅限縮；她蒐集了非常多的資料，可惜來不及好好運用。之前綺娜還和我聊到，退休後要設法完成已經開始的研究。綺娜的研究，有助於臺灣人民釐清各種情感與政治上的認同，尤其「美國化」已根深蒂固在臺灣的意識與價值體系中，卻往往被忽略，值得我們好好深思反省。她突然離去，著實令人遺憾。

今天我在此簡單介紹綺娜的研究貢獻，也希望未來有人能承其志業。謝謝。

古偉瀛老師：非常謝謝張老師精彩的介紹，讓我們看到趙老師專注研究的一面。大約在十年前，在本系高明士老師、林維紅老師的力邀之下，趙老師從歐美所來到臺大任教，才有這十年來趙老師精彩的教學。

林維紅老師：接著播放的影片是歷史系系辦同仁製作，收集了綺娜這些年在臺大用心教學和參加各式活動的身影，也有綺娜早期的一些照片，可以讓我們扼要的回顧綺娜的家庭生活，還有與學生、同事們的互動。

影片播畢後，林維紅老師有感而發地說道：誰知道這會是真的？綺娜就這樣不告而別。3 月 13 日的「美國歷史與電影」是趙老師的最後一堂課。當天晚上她還參加了歷史系學生會舉辦的「數位資源與史學研究」的工作坊，學生邀請圖書館推廣組來介紹如何使用書目軟體 Endnote。趙老師一直很希望學會使用這個軟體，與圖書館的老師討論許久才離開。很難置信綺娜就這樣不告而別，但她留給我們的是無限的回憶和感恩。

各界師友、同學、學生憶述

以下我們邀請趙老師一生中各階段以及任職單位的同學、朋友們，來和大家分享他們所認識的趙老師。首先請北卡同學會的歐陽明教授。

歐陽明老師（臺大資訊工程系教授）

非常高興能在這裡和大家說話。雖然我和綺娜所學不同，但有時在學校碰面就會聊個幾句，聽到她過世的消息，我十分驚訝。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當時在北卡（北卡羅來納大學）留學時的一些輕鬆回憶。

我算是綺娜的小學弟，我們都叫她趙大姊。1982 年，綺娜招待一群要到北卡念書的臺灣學生到家裡作客，提點當地生活的各種事宜。後來綺娜和這些學生陸續回臺灣工作，她還是很關心他們的婚姻和生活狀況。1995 年，我在家裡舉辦北卡同學會，綺娜也來了。許多同學都有小孩，綺娜跟他們玩得不亦樂乎，但她說跟小孩玩是很高興，但要自己生養就太累了。

在美國讀書，不免要開車，北卡冬天會下雪，開車十分危險。綺娜住的研究生宿舍外面有條小路，旁邊有個停車告示路標，學長們總是流傳著趙大姊開著車一馬當先加速把路標撞倒的故事。

1990 年，綺娜從北卡畢業，有幾張穿博士服的照片，現在來看，二三十年來她都沒有改變，始終很有活力，講話快捷且宏亮，很有主見並勇於表達，毫不隱瞞內心的情感。希望綺娜的家人和朋友聽到這些過往小事，也會很開心。謝謝。

▲歐陽明老師追憶趙老師在北卡留學時的趣事

▲單德興先生憶述與趙老師 30 年的同事與學術情誼

單德興老師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從剛剛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製作的影片可以看到，趙小姐來臺大任教前，在本所度過二十餘年快樂的時光。我於 1983 年進入歐美所的前身「美國文化研究所」，和她的同事與學術情誼長達 30 年。我總是稱她「趙小姐」，她則稱我「單先生」，那是因為所上同仁都是如此互稱。後來寫信時，我覺得應該不需要用如此生疏的稱呼，便以她的英文名字 “Ena” 相稱。雖然她長我幾歲，但信裡總是稱我「單兄」或「德興兄」，我一直覺得奇怪，有次還當面問她。她大概覺得還沒熟稔到可以直接稱我的名字，但稱「單先生」似乎又有點陌生。

我們一直是君子之交，研究興趣也有重疊之處。從剛剛的影片也可以看到，因為我們是同月出生的，所以在所裡總是一起參加慶生會，有一段時間也一起打乒乓球。

兩星期前，有個座談會的主題是關於美國新聞處，主辦人原先邀請趙小姐參加，她也答應了，卻忽然往生，主辦單位轉而找我，我當然義不容辭。其實我的相關研究可說是在趙小姐的歷史研究的基礎上又去做了一些人物訪談與文本研究，探討冷戰時期香港美新處支持的今日世界出版社所出版的美國文學翻譯系列。她對我的研究也有所認同，因此我們在論文中不約而同相互引用。我在那場座談會中，針對背景迥異的與會者，強調趙小姐發掘當時的檔案與史料之必要與貢獻，特別表示那是其他研究的基礎。而歷史學的方法與視角是其他學門無法取代的，真的很需要歷史系的學子們接棒。

大家都知道趙小姐做事認真，古道熱腸，趙家人也是如此，趙伯母捐贈如此巨額的獎學金，對臺大歷史系和人文學科來說真是一大助益，也使趙小姐對歷史研究與教學的熱忱能夠延續，培養更多人才。我在追思文章中曾引用中世紀的道德劇《世人》（*Everyman*），那齣劇以擬人化的方式呈現，人在過世後，世上的一切名聲、財富、權力……都會離他而去，只有善行（Good Deeds）相隨。從臺大歷史系網頁那些追思文章以及今天這場追思會中那麼多親友、同

事、學生對趙小姐的感念，我們知道她不虛此生，做了許多善行，而且這些善行不因她離去而終結，會藉著這筆豐厚的獎學金長存人間，利益後起之秀。

剛剛古老師提到我和趙小姐一起為齊邦媛老師做口述記錄，原先我們的目標是口述專書，兩人的角度互補：趙小姐從中美文化外交與女性知識分子的角度，我則從外文學門發展與建制的角度。我們一塊訪談齊老師將近 20 次。後來齊老師以我們的口述紀錄為底本，加以重寫，出版了轟動華文世界的《巨流河》，該書前言特別提到這段特殊的因緣。總之，我很高興這輩子有機會與趙小姐共事。

多年前我讀過一部文學作品，扉頁題詞令人印象深刻：「勿為死者流淚，請為生者傷悲」。其實，趙小姐個性十分開朗，而且她已盡力完成了此生的功課，因此不會希望我們為她流淚，而我們則要「為生者祝福」，願大家好好照顧自己的身心靈健康，繼續各自未完的功課。

雷戊白女士（趙老師大學同學）

趙綺娜是我臺大歷史系的同班同學。首先和大家分享幾個有關她的小故事。

1966 年，我們大一，同學們就是就坐在今天的這間教室裡，一起上陳奇祿老師的「考古人類學」。同班同學們一向都是連名帶姓的稱呼彼此，後來有一次我開玩笑叫她「趙教授」，被她狠狠地拍了一下，說：「妳搞什麼呀？」

歷史系的共同必修課都排在大一的課程中，趙綺娜、梁庚堯和我等幾個人，學號鄰近，一起上課時，總在同一排，因為面對著老師，彼此反而很少有機會面對面的說話。但是我們班的同學們個性都特別的溫和而且大氣，尤其是女同學們，好像隨便誰和誰在一起，都可以聊個半天。還有個共同的認知，好像自然而然的因為是同窗，就一定是朋友了。

大二以後，共同選修的課程不多，倒也不是經常一起上課，可以碰面或有時間交流。在校時候的交情，大概也就是她偶爾會糗我一下。我們兩家住得不太遠，平日都是搭零南的公車上下學。大四那年，我因為交了男朋友，偶爾上學時有機車可搭。有一天我到教室，她看到我，劈頭就說：「氣死我了！我在公車上又擠又急，卻看到妳在車窗外飛馳而過！」

班上有位南部來的同學周靜雯，大一時有一次正好看到趙綺娜在等公車，留步聊天。因為思鄉，竟然淚眼汪汪。她問趙綺娜說：「妳可不可以先不要回家？陪我一起吃頓晚飯！」趙綺娜同學一邊罵她：「妳神經病啊！」一邊不由分說地把同學拖上公車，

▲雷戊白女士分享趙老師的幾個小故事

帶她到家裡吃了一頓晚飯，趙媽媽還特地做了番茄炒蛋加菜。靜雯說這是她這輩子都會記得的一件溫馨的事情。

說到這裡，我想大家應該都能彷彿聽見她的聲音，看到她的模樣和表情，也能感受到她數十年不變的熱誠、直爽和真實。綺娜在家中雖然個子最小，但可能因為是長女，總有幾分霸氣，說話快人快語，做事乾淨俐落，絕不拖泥帶水。就如段昌國學長說的，「她對喜愛的人不吝讚美，對嫌惡的人也不隱於批評」，充分展現她一生善良，待人真誠，從來沒有虛情假意。

大學畢業後，同學們各奔東西，待她後來到美國念書時，我已經讀完碩士，在家裡忙著煮飯燒菜帶孩子的當家庭主婦了。雖然行業和人生軌跡漸行漸遠，但是後來的友情，反而因為繼續保持聯絡而更加密切。她到臺大來教書的時候，我又剛好從美國搬到上海，借助科技的發達，我們常利用 e-mail 和 Skype 溝通。有次我用 Skype 打了一長串留言給她，她回我說：「我在上課！」上課還掛在網上？偶爾在晚上，我們也會掛上耳機通過電腦聊天，天南地北，聊上一兩個小時。我回臺北，她只要有空，一定抽出時間見面聊天。她自我調侃說自己不是一個 “Neat Person”，倒是真的，研究室裏的書籍、雜誌、文件等等，堆積如山，滿處都是。

我自己「久離中土，化外之民」，離開歷史研究許久了。感謝綺娜仍是極其熱心地跟我分享她的研究和教學，也會跟我談學生的事，期盼他們不斷進步和改善。這些年來，她對於美國史的研究，不但深入，而且充滿了熱情，可以感覺到研究和教學的工作，已經成為她生活中最快樂和重要的事情。追思網頁上學生與同事們對她的感謝和敬佩，在在都顯示了她的努力不懈和誨人不倦。對她周遭親友同事學生們，更是形成積極樂觀的影響，留下的都是快樂美好的回憶。

班上同學們今天中午聚餐時談到，趙綺娜最近才很得意的說她自己「魚燒得不錯」，顯然很懂得享受生活。又跟同學們要發票以便捐出去，「不因善小而不為」。實在可惜，她就在人生各方面的成就及心得都更加圓融完美的時候，這一切竟是嘎然而止，讓我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真的就應驗了古人無言以對的時候，只能「嗚呼哀哉」，長嘆一聲了。

對於我們這些同學而言，以後的聚會，綺娜同學雖然不能親自來參加，不過也就彷彿她又再度出國深造去了。而她那兩個深深的酒窩，她那永遠爽朗的笑聲，快人快語、等不及要和大家分享的風格，還有她的正直、熱忱、專業和友情，卻是永遠都會和我們左右相隨的。

借用一句大學同學金妮所說的：「感激妳在我們的生命中曾經留下的美好，也感謝妳用妳的離開，教導了我們要對彼此的更加珍惜。」

等待那一天，眾緣和合的時候，我們都期盼……再續舊緣。

劉彥辰同學（臺大歷史系大學部學生）

我想以學生的角度來懷念趙綺娜老師。老師曾跟我們分享她的大學生活，當時大學生並不多，老師說她巴不得天天穿學士

服，很是威風。趙老師碩士班畢業典禮是在舊體育館舉行，但由於那時老師論文尚未完成，不太想參加，但趙老師的母親堅持要一起出席，還不斷跟旁人說她女兒穿的碩士袍不一樣（當時是短袖）。聽老師的描述很有趣，那個年代似又躍然出現在眼前。

2011 年修習趙老師的美國史，有一堂課邀請美國在臺協會的官員來演講。主講者先播放美國在臺協會的宣傳短片，片中有許多美國不同族群的人喊 welcome。影片結束後，身為主持人的趙老師一上臺便說：「這段影片無法代表真實的美國，並不是每個美國人都那麼友善，像我們很多人去 AIT 辦文件常常會被刁難。」班上同學聽完一直笑，也不知道那位官員是否聽得懂。

老師很善良，但也很有原則。我與老師還算熟悉，之前請她寫封推薦信，沒想到老師很爽快地拒絕了！她說：「老實說，我給妳的分數沒有特別高，妳的報告也沒有特別突出。妳應該要去找一位在課堂上當眾稱讚過妳的老師，或是與妳在學問上有擦出火花的老師。」雖然老師沒有幫我寫推薦信，但我申請出國念書的履歷、研究計畫，她都非常認真地修改和提供建議。因為我寫的東西有時太跳躍、前後不連貫，老師就會說「看沒啦、看沒啦！」（閩南語發音，意為看不懂），我就知道又要修改了。

▲劉彥辰同學憶述趙老師對她的提點

3 月 19 日那天，我到百貨公司買禮物，要答謝幫助我申請出國念書的幾位老師。買趙老師禮物時，我竟然抽到臺北東京來回機票，當時還想帶著機票和禮物去找老師，她一定會很開心。結果回家看到新聞，十分難過，也很遺憾，不知道禮物該怎麼辦。一個月後，我拿出那張全日空的機票準備劃位，全日空的英文縮寫是 ANA，而老師的英文名字是 ENA，這個巧合讓我覺得老師好貼心，以這種方式要我不要難過。我想老師一定也不希望學生們為她傷心，我們只要常常想著她，念著她的教誨和祝福。謝謝大家！

古偉瀛老師補充：我們那時候為什麼喜歡穿制服？因為制服上有好大的「臺灣大學」四個字，真的很威風啊！

林維紅老師跟趙老師交情很深，從大學時代就一直是好朋友，後來在學術和教學上都有交流，我想林老師一定有很多感想，現在請林老師發言。

林維紅老師（臺大歷史系副教授）

我跟綺娜的緣分很長，我們是大學同學、研究所碩士班同學，而且是在南港多年的鄰居，在臺大歷史系也是多年的同事，可說是能同悲共歡的朋友，分享喜悅和成功，也分享缺失、挫折與憤怒，也會吵架。有時意見不同難免爭執，我們就會調侃對方，「氣什麼氣，這有什麼好氣的？」就是這樣一路走來的感情。

我大二時才轉系進入臺大歷史系，跟系上同學其實並沒有那麼熟，很多課也不一樣。所以我跟綺娜關係最密切的時候，是在臺大歷史系共事的階段。有許多朋友為綺娜寫了紀念文章，但對我而言，要寫這樣的文章非常非常困難，她的離去對我來說震撼太大太大，我沒有辦法接受它是真的。今天坐在這裡，覺得是不是夢應該要醒了。但如剛剛單老師說的，人本有生死，無須太過悲傷，這是一門功課，並不容易學。無法再進入綺娜的研究室、無法再到她家去拜訪她，要接受這個事實，我還需要再努力。

可以回憶的事情太多，不論是高興還是生氣，是快樂或悲傷。這幾天也因為籌備追思會的事，讓我在虛擬的世界重新找到她，我細細瀏覽了我們的通信和有關她的照片，回顧我們相處的時光。我看見我們交換彼此的研究心得和發現，分享教學上的感想與方法。教學是我們電郵往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們對教學有共同的信念，都認為從大學開始就應該有研究的基礎訓練，讓學生在大四就有能力寫學士論文，也節省學生在研究所或就業後摸索的時間。

我們特別重視學生寫作能力的培養，這點綺娜在她的課堂上做的遠遠超過我，這些年來她開發了一整套關於寫作的訓練課程，而且她非常仔細批改學生的作業，評語夾註多而坦白。我認為她的教學方式很值得和系裡的同仁分享，如何訓練學生提問、下標題、起頭等等。她在最後一封提到她在北卡讀書時，一本寫作教學書籍的掃描檔，和介紹一本寫作教學的期刊 *Syllabus* 以及教學

▲林維紅老師述說與趙老師自大學以來的緣分

相關的資料庫，我覺得十分有用和重要。

雖然綺娜的研究室和家裡亂七八糟，但她的資料管理非常 neat，剪報和檔案都分門別類的存放，像同學們的照片、參加學生活動的照片，她都保存得很好。另外，她也很重視數位媒體和網路資源在研究與教學上的運用，希望學生能在快速變遷的環境中有效學習，因為有這樣的關懷，她開了美國電影史的課程。為了這門課，她籌備了兩三年，期間我多次在她的研究室看了許多的影像檔案，聽她的教學目標和如何使用這些多媒體資源來教學，覺得收穫甚多。還有很多不足想向綺娜學習，還有許多興趣想與她談，但再也沒有機會了。

除此之外，我們也會聊生活瑣事。我有長期咳嗽的毛病，我最後一次當面見到她時，正不斷的咳嗽，所以她最後幾封給我的電郵都是各種治療咳嗽的偏方。當時我並沒有去嘗試，現在回想，應該好好研究，不要辜負她的心意。綺娜過世後，有學生跟我說吃枇杷可以治咳嗽，巧的是之後遇到綺平，

她從臺中帶了一箱新鮮枇杷給我，我不禁想，綺娜在天之靈還在關心我咳嗽的事嗎？

當綺平在電話中告訴我，趙家決定捐500萬元給臺大歷史系作為獎學金，我真的非常驚訝，眼淚當場流下來。綺平說他們希望學生不要因為沒有錢而讀不起書，因此我和鴻中在考慮獎學金的內容時，也把這點作為主要的考量。臺大獎學金很多，大部分需要學生提出清寒證明，但很多家境清寒的學生，卻不一定能拿到清寒證明。於是我們希望這筆獎學金能提供給優秀、有潛力，且有經濟需求的學生。另一方面也希望有年輕學子能承繼綺娜的研究，也對研究美國史有所獎助。綺娜有太多未完的研究，甚至是關於教學的資料，都尚未整理，若任其擱置，實在可惜。

綺娜離開至今近兩個月，我還是難以置信。回憶實在太多，但剛剛的影片中卻少了吃喝玩樂的照片，只工作不吃喝玩樂放鬆也是不行的。昨天終於試圖提筆寫下一些紀念她的文字，回想我跟她認識那麼久，只一起吃喝玩樂過兩次，一次去光點看電影，一次參加臺大登山社郊遊，實在遺憾，還有那麼多好玩的地方沒能一起去。不管怎麼樣，多年的生命歷程中，綺娜已經做了這麼多，且她始終如一，對於我們這些一直改變的人來說，還要一直見到她，也是有點煩（全場微笑）。所以我們真心希望她一路好走，謝謝大家。趙老師的家屬接著發表感言，趙薇娜女士說，大家看這張照片，她的表情好像是很得意地說：「你們都來了！」我們代表她向大家致謝，謝謝許多朋友、學生到場歡送她到另一個世界。謝謝大家！

古偉瀛老師：臺大每年 3 月舉辦杜鵑花節，臺大歷史系配合這個活動，開放對歷史有興趣的高中生旁聽課程，體驗大學生上課的滋味。趙老師的「美國歷史與電影」課程今年也開放讓高中生旁聽，3 月 13 日那天，系辦人員為了製作旁聽課程活動紀錄，到趙老師的課堂上錄影，剛好留下一段珍貴畫面，而當天晚上趙老師可能就往生了。現在讓我們一起來回顧趙老師最後一次認真講課的身影。（播放趙老師教學影片）

以下開放在場來賓自由發表感言。

張俊麒同學（臺大歷史系碩士班研究生）

我是臺大歷史研究所研究生，身為老師最後一堂課的助教，看到剛剛那段影片，心中很感慨，覺得老師的離去很不真實。我跟老師比較密切的接觸，是在大四到碩一之間的暑假幫忙整理剪報。老師的研究室的確很亂，但資料整理有條不紊，我有深刻體驗。老師定期要整理報紙上的新聞，我至今都還記得住那些分類歸檔的資料夾名稱，像是中美政軍、中美文化、美國文化等。到現在我看報紙已經養成習慣，看到相關的報導就會

▲張俊麒同學希望大家笑著和趙老師告別

立刻猜測哪篇文章是趙老師要的。

趙老師非常有正義感，「氣死我了！」這句話，我常常聽到，老師也表達她對社會現況的不滿，有時我們會一起批判世界上各種不公不義的現象。另外，老師很喜愛看電影，我常向老師借光碟來看。值得一提的，老師很勇於吸收新知，我曾提到美國製造的武器跟那些總統有關，老師很有興趣的追問，還跟我上網去查維基百科。與其說是老師，趙老師其實更像朋友，對她的離開很是不捨。但如大家所說的，老師生性開朗，我想笑著和她說再見是最好的告別方式吧！

段昌國老師（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我是趙老師研究所同班同學，從 18 歲看到趙綺娜，至今她好像沒什麼改變。趙綺娜說話很快，每次跟她講電話都是以小時為單位，往往要換好幾次耳朵才行。雖然後來較少見面，但每次通話她總是能劈里啪啦的迅速彌補這段時間的空白。她的多才多藝大家都知道，大學時候她喜歡唱平劇，擔任國劇社社長，社團演出時，還有班上同學被她抓去當宮女。不曉得她怎麼知道我也聽平劇，力邀我去捧場加油。因緣際會下便熟識了，也因為她個性豪爽，我便成為唯一一個稱她「趙兄」的人，現在叫她趙綺娜反而不太習慣。

後來她從國劇社轉到崑曲社，有次表演排了四齣戲，跟我說其中一齣泣絕千古的愛情故事「斷橋」，很需要一位重要的主角法海，她說我貌似法海，便拖我下海。她的戲排在我後面，總是換好妝等我開唱。法海的

▲段昌國老師回憶多才多藝的趙老師

第一句最難，要唱得特別高，看到綺娜和我太太翔飛在旁邊，我的聲音總是打不開，她們就幫腔，所以錄音帶裡聽得到三個聲音。「斷橋」中場，我這法海要拿著拂塵，破壞她倆淒美的愛情，於是我成為眾矢之的，總是被叫作「禿驢」，而不是法海大師。錄音帶中，也可以聽到好幾個聲音在罵「禿驢」，其中我最熟悉的聲音就是趙綺娜的，看來過去她對我的印象就是這兩個字。也因為這段故事，古老師才說我是她們倆的「情敵」。

大學的時候她去學滿文，那時很少人會去學這種語言，她的碩士論文就是寫滿清的八旗，後來到故宮工作。她因為不喜歡故宮的環境，很快就離開了，這也是她研究轉向美國史的原因之一，後來適逢中研院推動美國研究，她進入中研院工作。2003 年林維紅要把她挖角到臺大任教，她準備提交申請資料時也是找我幫忙看，主要是她文章中研究的 Smith 是普林斯頓畢業，她要我好好看，還說：「寫得不好，唯你是問。」那一個星期我很認真地看完她的論文，瞭解她所作的中美關係研究，很是佩服。她說話雖快，寫文章卻慢條斯理，細心雕琢，以她用功之

勤，發表的文章並不算多，這也說明了她治學的嚴謹仔細。

我曾到她家裡吃過趙伯母煮的飯，她唯一請過的學長就是我，倒不是因為我孤苦伶仃，而是因為她覺得我都很用心在聽她講話。這事終身不忘，後來我也會請她吃飯，以報當年一飯之恩。

她真的是位很有趣的人，我覺得不適合用太悲傷的調子來追思她。透過懷念，讓我們回顧她 18 歲時的模樣，她還是活在我們心中。最後我想以聖經箴言的一段話來表明我的情感：「踴躍在天為人預備可住之處，也喜悅活在世人之間。」很高興她能喜悅地跟我們一起活在世上幾十年，現在即便她到了天上，但天上人間都是相通的，先到的她想必也為我們準備好可住之處，有天大家定能在天上相見。請趙伯母與她的家人不要太傷心，她先到那邊為你們準備更好的住處，還會與伯母再續母女之緣，也會與家人再相會的。謝謝大家！

林滿紅老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國史館館長）

段昌國當年演法海那幕，我至今都還記得，我就是被綺娜抓去看的。

綺娜的熱情無所不在，也一直都很照顧我這個學妹。在文學院靠工學院二樓的女研究生研究室裡，她對我有過的兩個叮嚀，我至今都很感激，一是不要和某人交往，這點很重要吧！二是我寫碩士論文時有一度幾乎要放棄，她一再鼓勵我一定要完成。

後來我這個學妹因緣際會擔任國史館館長，為什麼在臺大歷史系眾多學長姐中獨獨請她來擔任《國史館館刊》的編輯委員，主要也是因為研究領域的關係。綺娜、淑雅和我都從研究清史轉到研究晚近的中美關係。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國史館主要研究的是歷朝的歷史或是前朝的歷史或是當代的歷史，是我用故宮「史館檔」的檔案研究清代貨幣的歷史，得知歷朝的國史館主要研究的是當代的歷史。我所知道研究當代史的學者中，綺娜是做得很好的。之前偶然看到綺娜參與近史所陳永發先生「兩岸研究群」舉行的學術會議，發表一篇有關香港美國新聞處的論文，那篇文章使我瞭解我們這一代的人的思想如何受到美國的影響。大一進臺大歷史系時，許倬雲主任告訴我們，學歷史是要告訴我們，我們是怎麼來的；綺娜的作品是可以做到這一點。

在這些基礎上，我非常懷念她。

劉勝驥老師（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退休）

我和趙老師是大學同班同學，一起上過孫同勛老師的「美國開拓史」，和劉崇鋐老師的「美國通史」。當時我就感覺她非常認真，老師開的書單她都仔細看完，報告也寫得非常好。面對如此優秀的同學，我不敢報考歷史所。後來我去唸政大東亞研究所，畢業後到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綺娜則在歐美所。有一段時間，她到國關中心找資料，中午圖書館休息時段，她會到我的研究室小寐。綺娜把國關中心外交部分的藏書都翻遍了，就申請到外交部看檔案，我自己也研究中共外交關係，曾和綺娜一起在外交部找資料，總是看她辛勤地做筆記，令人佩服。後

來我改作大陸教育與文化方面的研究，有一次發表華人社會的論文，因故不克出席，請趙綺娜代為宣讀。

我自己後來轉往政治學與教育學發展，對於歷史學界，我有非常大的敬意。綺娜是位治學嚴謹的研究者，在她面前，我不敢作為歷史學者。我十分敬愛和懷念她。

金甘霖先生（臺大電機系畢業，北卡羅萊納大學留學，上海臺商）

聽到趙綺娜的事，我很遺憾。當初到北卡讀書，我和趙綺娜等四個人一起從臺灣過去，只有我通過英文考試，沒和他們一起上語言課，比較疏遠。我剛到國外讀書時，受中共思想影響很深，非常親共，雖然五、六年後，我就發現中共就是中共。今天得知她的學術研究內容，我感到非常慚愧，現在回想，很慶幸當年沒和趙綺娜交往，否則我們就是仇人了。

結語

古偉瀛老師：看一個人的影響力，可以看與她相處後我們是否改變。所謂 Never the same again，我覺得跟趙老師在一起，使我的人生更豐富，而且是 change for the better。她讓我在知識與經驗上更充實，真的非常感謝她帶給我們的時光。

今天大家聚集在此，一起懷念和感恩她。聽系裡的同仁說，趙老師研究室外的小欖仁在她去世後冒出新芽，我想這象徵著冬去春來，雖然她的形體離我們而去，但笑容會永存你我心中。謝謝各位。

林維紅老師：今天看到許多綺娜的同學和朋友齊聚一堂，甚至有遠從美國、上海、加拿大趕來的，我覺得非常感動。綺娜遺愛人間，500 萬的獎學金，系上會參考家屬的意見做最好的運用，幫助經濟困難的學子，讓他們可以好好讀書，特別是大學部的學生。獎助辦法會經由歷史系共同討論，就像綺娜當年到系上服務，是全系老師共同的決定，不是任何一個人單獨的決定。

再如何難以置信，我們仍須勇於面對現實，也相信綺娜能自在愉快地遨遊於天地之間，謝謝大家。

▲左起：劉勝驥老師、林滿紅老師、金甘霖先生回憶他們與趙老師相處的情形